



日本女人

〔日〕

4

譯 著

日本女人

〔日〕柴田练三郎 著

李学熙 译

花城出版社

定价：2.80元

内 容 提 要

风姿绝世的华江因为贫穷而被情人抛弃，她因此把金钱当做人生理想。她不惜以自己为赌注，向男人索取，以祈能成为有钱阶级。一次偶然的机，华江与她母亲年轻时的追求者杉本相遇，杉本出于爱怜，决心帮助华江实现金钱梦，但不知不觉地华江却对杉本产生了特殊感情，杉本理智地回避了，并促成了自己的儿子绿河贡和华江的婚事。就在此时，意外的车祸夺走了华江年轻的生命。

番巴是一个追求文学至上的独特女性，她默默地耕耘了几年，在跻身文坛的过程中，先是惨遭失败，然后又意外地经历了感情波折，还差点被自己未见过面的亲生父亲爱上。最后，经过自身努力和父亲提携，番巴终于成为文坛新秀。

书中的另一个女性郁子为了爱情，也有一番不寻常的遭遇。在作者笔下，这三个女性都有着如谜的身世和多彩的梦幻。书中的其他人物，也都有各自奇特的经历和遭遇。在他们组成的生活网中，我们可以窥见繁华都市中的沧桑世事和沉浮人生。本书故事跌宕起伏，有较强的推理色彩。

日 本 女 人

〔日〕柴田练三郎 著

李 学 熙 译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十一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155,000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0399-4/I·369

定价：2.60元

目 次

周末午后同一时刻	1
银色诱惑、桃色陷阱	16
女人宿命，今古皆然	32
奇妙决斗之后	47
中年男子之言	62
罗曼蒂克之梦	77
女性演技也者	92
命运安排	108
人生如齿轮	124
明日黄花	139
幸福知迟早？	155
女人以自己为赌注	170
昼夜之间	181
爱与死之瞬间	197
银座繁华依旧	213

周末午后同一时刻

鹿子木修平从那张摆在宽敞画室一角的旧床上睁开睡眼，瞧着挂在对面墙壁中央的鸽钟。

这时鸽钟指着十点零二分。是鸽子探出头来作了十个揖又缩回去之后。

——今天是一个倒霉的日子！

修平自言自语地说。

不管倒霉也罢，走运也罢，反正他过的是游手好闲的生活。今天比昨天既没有不同，明天比今天也没有什么两样，向来就是那么一个劲儿。

他是个懒散、吊儿郎当、尖酸刻薄、而且自视过高的人，虽然识者和画商之流，也还相当欣赏他这位洋画家，但他却连自己所属的“春秋会”画展，也只是每隔三年左右参加一次而已。一年到头只是在画室里睡大觉，要不然就是到外面溜达一番。

在他以往的生涯中，最勤奋的一段时间，是约在五年前，替窜红文坛的河合正一的新闻小说画插图的时候，那时

他每天搜索枯肠埋头苦干，整整画了一年。

那篇连载的新闻小说非常轰动，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修平的生动的插图。连载那篇小说的《每朝新闻》，后来虽然想让修平再度和河合正一搭档，但由于修平坚决拒绝，一直都没有实现。

“不瞒你说，我是全日本最懒的人！”

这句话已经成了他推辞工作的口头禅。

这位全日本最懒的人，只保持着一项习惯。

那就是醒来时刻的准确性。

一到十点正，就蓦地睁开眼睛。

但是今天早上，居然迟醒了两分钟。

对修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不愉快的早上。

事实上，他的生活并没有紧张到这种地步，不要说迟了两分钟，就算迟上半点钟，乃至于一点钟，也破坏不了他一天的生活秩序。

他嘴里衔着牙刷，走到院子，然后绕着院子遛上二十分钟左右，算是一天的开始。

这栋房子，是在“东洋映画摄影所”后面的那座保留着武藏野面貌的树林中。

修平在那里买下了将近两百坪的土地，盖起一栋连玄关都没有的奇妙的房子。因为他拒绝了地主要他在用地周围筑起围墙，于是一座两千坪左右的树林，就整个成了他自己的院子似的。

回到画室里，吃下了早餐兼中餐的牛奶和吐司面包之后，不是又躺回床上，就是出去溜达。报纸是不看的。

今天早上因为迟醒了两分钟，影响了心情，总觉得坐卧

不安。

“这——”

他自言自语地，搔着刺猬般蓬乱着的花白的头发。

那头花白的头发，使他看来像五十开外，但他才四十五岁。直到现在还没有结过一次婚，当然也没有孩子。

这——该搞些什么呢？

搞些什么？没有搞什么的目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修平从破椅站起，去到走廊。

右侧是八个榻榻米大的日式房间，左侧是四坪大的西式房间，爬上尽头的楼梯，还有一个利用顶楼隔成的屋顶室。

这三个房间，都住了人，住的是三位年轻女郎。

修平站到挂在梯侧壁板前面。

一早就外出而去的三个女人，各自在黑板上写着本日的行动和回家的时刻。

修平可不是经营旅馆。

约在一年前，由于熟人的央求，不得已把那间长年任由它空着的西式房间，租给了一个女人。例子一开，在三个月之内，连日式房间和屋顶室，也不得不租了出去。

最初的房客，叫津森华江，她是“昭和商事株式会社”的专门秘书，二十六岁，不愧为一个典型的美女。

租下日式房间的第二位房客，是通过华江介绍的，她是“东京速记中心”的速记员，名叫守屋郁子。眼睑泡泡的，小嘴唇微微撅起，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她很容易上男人的当，而且不管怎样上当受骗，也丝毫不会抱怨男人。

她和那位漂亮、高贵而又显得非常任性的华江，真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租下屋顶室的最后一位房客，是另外一位熟人所介绍。就像她更名改姓一样，相貌和性格也起了变化。她毕业于“城南大学”的英文系。原是在那所大学的图书馆工作，可是一下子就野心勃勃，想在文坛上窜红，做个赫赫有名的女作家。那张从生下来就没有擦过粉的脸，和她那不满五尺的娇小身材，配合得恰到好处。如果到了外国，外国人可能以为她只有十三岁，全身上下找不出一点地方像一个二十二岁的女人。只是默然相对就够动人，要是嫣然一笑，任凭多么道貌岸然的人，也终于会经不起诱惑而不禁龇牙咧嘴巴。

这——

在修平望着的黑板上，三人分别写着下面的留言：

“逛银座，七时返宅，华江。”

“约会。因看电影，十时后返。郁子。”

“杰作本日杀青，归否未定，巴。”

修平摸摸下巴。

“哼！”

用鼻子喷出这么一声。

其实，修平在租房间给她们的时候，唯一的条件只是要求在这块黑板上写下当天的行动和返宅时刻，至于房租什么的，就按各人的经济能力，多少不拘，可谓通融之极。房租可以通融，只有这点子要求，必须让她们不折不扣的执行。

修平这个人，该说是一个十足的怪人吧！

午后一时。

津森华江，在周末午后银座静静的后街漫步，就像她写在黑板上的那样。

她那秀丽的脸蛋儿和那五尺四寸的匀称的身段，使得一些往来道上的男士，为之驻足不前。

一位这么漂亮的女人，又像没有啥事地，独自在街头优哉游哉的漫步，该有多么惹眼，起码有人会想：这女人莫非以为天下的男人可以任拣任挑，否则不会故意选在周末的午后，独自无聊地漫步。这显然是眼睛长在头顶上，以前遇见的男人，没有一个符合她的理想。

而怯懦的男人还会觉得：这么漂亮的小姐，不会没有爱人。

这些都是臆测。

一边漫步一边欣赏那些装饰得美奂美轮的橱窗，华江的心里有着无比的满足——一种现实性的满足。

话得从头说起——

华江从四年前就悄悄地玩起股票，到今天已经达到了百万元的目标，那份喜悦，使得她不把男人放在眼里。

华江在秘书室里如坐针毡，恨不得表上的长短针马上重叠在“十二”的罗马字上，因为她想一到正午，就冲出办公室，飞奔到替她存放股票的“日丸证券”银座营业所去。

“瞧你这副焦急的样子！”

忽然在身后有人对她说了这么一句话。回头一看，原来是常务董事月田五郎。只见他挂一副金边眼镜，镜片下冷峻而细长的眼睛，眯成一条缝。

这位才四十岁，精明干练的常务，是一位无懈可击的英国绅士。这个有着一位当过“昭和商事”前任老社长的父亲的人物，还没有念完庆应大学，就忙着到英国剑桥大学去留学，回国的时候，从头到脚都是一副英国绅士派头。

“是哪一位幸运儿让你这么焦急，想去会他吧？”

“不，没有哪……我可没有什么爱人。”

月田五郎一坐回自己的转椅上，就问道：

“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为什么还没有恋爱？”

华江到这家“昭和商事株式会社”当秘书，还只是三个月前的事。在这以前，她在银座的“松竹百货公司”当了五年的售货员。当月田五郎为了替妻子选购一只祖母绿的戒指，而邂逅了她的时候，她还是刚刚调到贵金属部不久。由于月田五郎发现了她，就把她挖去当秘书。

华江和常董为私事交谈，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

“恕难奉告。没有碰到中意的对象嘛！”

“这就怪了，你不是在‘松竹百货公司’做了五年吗？在那段时间，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是呀！从来没有。”

“是你太漂亮，把大家给吓跑了！”

“我倒觉得自己是个没有人爱的女孩子。”

“你有一种让年轻的男孩子畏缩的高贵气质。”

“没有的事。我长得太高，别人误会我在摆架子。”

“诱惑我一下吧？”

“……”

华江当然把它当作一句开玩笑的话。只是低下头去打她的字。

“我等一会要开车到川奈去打高尔夫球，一齐走怎么样？有什么条件，我全答应。”

华江听不懂他所说的条件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指在川奈住旅馆时另开房间呢？还是指绝对不碰

自己一下呢？又或者是指做他的黑市夫人，而供自己过豪奢的生活，随自己爱怎么豪华就怎么豪华？

不管他指的是什么，但他是第一流的商业巨子，能诱惑这样的大亨，对华江来说，没有什么好不愉快的。

但是，华江并没有愚蠢到一被引诱就立刻唯唯诺诺满口答应。

她还是默默地继续打字，原因是她也非常懂得施展让对方猴急的那种狡猾手段。一到正午，她就蓦地站起：

“董事，我失陪了。”

说完一鞠躬，也不等他说什么，就溜出了秘书室。

她径自去到设在“松竹百货公司”里面的“日丸证券”营业所。一问之下，自己的股票，果然如愿以偿地突破了百万大关。

——今天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

她喜不自胜地喃喃自语。

华江是把股票的运用大权，交给分行的职员，而自己只每月去听一次报告。

——对！今天可以到“斯卡拉贝达”那个座位上去喝咖啡了。

华江再次这样自言自语。

五年前，华江被自己的爱人五木雄一脚踢掉，就是在人家坐落在林荫道的高级吃茶店——“斯卡拉贝达”，那时她是坐在靠窗的位置上。

从那时起，她不但没有再踏进过“斯卡拉贝达”，连咖啡都不碰一下。

她咒诅那位背叛了自己而去和老板的女儿结婚的拜金主

义者五木雄一，这口怨气，使她变成了一个重利的女人。

——每次存足一百万元，就到“斯卡拉贝达”去，独自静静地喝杯咖啡吧！

立下这个誓愿的华江，终于达到了她首次的目的。

“斯卡拉贝达”，是一家意大利人经营的高级吃茶店。装饰品不在话下，就连烟灰缸、汤匙都是专程从罗马运来的。因为这个缘故，顾客趋之若鹜。

推开门一脚跨进去的华江，环视店内，只见店内气氛依然还是五年前的样子。

不论哪一张台子，都是青年男女相对而坐，几乎让她感到没有男伴的窘促。

当华江发现那张留有自己伤心泪的台子还空着时，微笑了。

从容地坐在旧时曾经坐过的椅子的华江，内心不胜感慨。

——想当时，本小姐身无分文，如今竟也有了一百万了。

仆欧像只影子走到近前，她向仆欧要了咖啡，又再次欣慰的独笑。

……是华江喝完咖啡的时候。

忽然进来一位青年。他有着轮廓分明的脸庞，一看就知道是混血儿，还只是廿岁左右吧。

只见他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然后视线一落在华江身上，就毫不犹豫地，大摇大摆地向她走过来。

“对不起。你还在这儿坐吗？”

“……”华江诧异地回看着他。

其他的座位并没有全部坐满。

“如果还在这儿坐，想拜托你一下，把这个——”

那位混血青年，笑容可掬地这样说了，把挂在肩上的一只蓝手提包轻轻摆在桌上——那是世界航空公司赠给旅行美国的旅客的——然后又继续说道：

“暂时劳驾保管一下好吗？只四、五分钟就可以，我马上就会回来……”

“……”

华江想不通这位混血青年冒冒失失地把东西交给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保管，到底安的什么心，心里有点纳闷。但她并没有当场拒绝他，这多半是由于他的态度表现还算明朗。

“那就拜托啦。”

青年留下这么一句话，就一溜烟出去了。

但是……

不知为什么，左等右等，都已经等了三十分钟，也还不见那位青年的影子。

在同一时间——

守屋郁子在有乐町N会馆八楼豪华休息室的一角。

因为她和自己的情人佐分利谦吉约好了下午一点钟在那里见面。

佐分利谦吉和华江一样，也是在“昭和商事”工作，华江当专门秘书，而他则在会计课。郁子和他，就是通过华江的介绍，由相识而相恋的。

初相识的时候，郁子并不很喜欢谦吉，因为他不够潇洒，身体又弱，而且说话时总是结结巴巴，尽谈些无聊乏味的话题。

这和郁子悄悄在心里描绘的白马王子，相差了十万八千

里。

开始的时候，郁子总是三番两次婉拒了谦吉的热情约会，但最近终于渐渐地被他那诚诚恳恳实实在在的态度所感动。

若说作为结婚对象，谦吉的条件是无话可说的。他的父亲虽然只是一家二流贸易公司的社长，但在商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而且有一次，当谦吉把郁子领到他的下北泽的家时，那栋富丽堂皇的房子，在郁子的眼中是相当气派的。光是那栋房子，就足够把出身贫苦家庭的郁子给吓住了。

最主要的是：谦吉从来就没有在郁子面前炫耀过自己的家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府第，这就更使郁子倾心了。

郁子是在谦吉的书房，给了他第一吻。那次接吻，约莫吻了五分钟之久。

从那天开始，郁子就觉得非谦吉莫嫁了。

周末下午必定约会的习惯，已经保持了半年。

然而——今天虽然也和往常一样，照例约会，但和往常不同的是，郁子正做了重大的决定。

昨夜，郁子整夜没有合上眼，思前想后，终于做了最后的决定：

——把一切都献给谦吉吧！

这里头是有原因的。

是两个星期前的周末——

郁子照例和谦吉在银座约会、散步、看电影、吃宵夜。

当这对情侣正要走出餐馆的时候，外面风狂雨骤。雨是从出了电影院的时候就愈下愈大的，而这时还刮起狂风，以致于连五米开外的地方都视而不见。

“我去叫部车子来。”

谦吉竖起雨衣的衣领，冲了出去。过了十分钟之久，谦吉还没有回来。等着等着的时候，一个念头闪过郁子的脑海；不知怎么搞的，她不想回祖师爷大藏的树林里去了。觉得在这个风雨凄凄之夜应该进一步加深自己和谦吉的关系。

但是当她想到必须对房东和华江说出不回家的理由时，不由得一阵心悸——一阵强烈的心悸。

约莫过了二十分钟，谦吉终于坐着一辆拦来的计程车来了。在见到谦吉的瞬间，郁子心里再次疯狂地呐喊着：

——我爱他！我爱他！

谦吉让郁子上了车，在她的耳边悄悄说道：

“我送你回去！……已经说好了多给三倍车钱。”

郁子微愠地凝视着泼刺刺地吹送过来的风雨，喃喃说道：

“……今天晚上，不想回去了。”

“嗯——？”

谦吉似乎没有把话听清楚，愣愣地凑前审视着她的脸。

“不想回去了。”

郁子再次说道，说时羞赧地把脸转向一边。

谦吉在这一瞬间，脸上的表情，顿时僵住了。呆呆地凝视着郁子的侧脸。

他的视线，使郁子感到热辣辣的。

“真的可以不回去？”

谦吉用尖锐的声音叮问。

“嗯——”

郁子点点头。

“那么……找个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去——住宿吧！”

谦吉这样结结巴巴地说着的时候，计程车司机粗暴地问道：

“这么说，不去祖师谷啰？”

“对……对……是……钱还是照说好了的给！”

谦吉这么一说，计程车司机马上就换了一副态度，说道：

“既然如此，我就载你们找家可以安心住宿的旅馆吧！”

车子转了一个方向，穿过“茶之水”，向着“本乡”驶去。

“我们先说好！住旅馆可以，只能接吻，打歪主意可不行，绝对不行！”

郁子毕竟还是胆怯不安，这样悄悄地说。

“依你！”

谦吉答应了她。用力握紧她的手。

车子在汤岛的高台的一家小旅馆前面停了下来。

这对随着女侍应生进到旅馆房间的情侣，随后就老老实实在地，隔着一张桌几，相对端坐着。

“请一起去洗澡吧——”

女侍应生这么一请，郁子顿时觉得全身的血往脸上升。

“我先去洗。”

谦吉缓和了郁子的紧张之后，起身离去。

郁子看着女侍应生熟练地铺着寝具，仿佛眼前的那些寝具，全是些可怕的东西。而女侍应生又只铺了一个地铺。

随后她就看见谦吉裹着浴衣出来。

“洗澡间非常干净，去洗个澡吧！”

谦吉这样催着她，于是她就下楼到楼下的浴室去。

当她白皙的胴体浸进浴缸的时候，她对自己发誓：

——今天晚上必须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接着，她在想：

——如果他能依着我，只是接吻，表示他有耐心，他的爱情是真实的！

郁子真是做了一次最胡闹的赌博。

和谦吉同样地，裹着浴衣回到房间的郁子，突然发现谦吉已经先睡了，看见他，心里慌得紧，连忙把脸撇开。

整个房间，只有一盏台灯亮着，光线非常幽暗。

郁子索性把台灯也关掉了。……彼此在无言中紧紧的拥抱，同时开始长吻。

有生以来首次和男人拥卧在一张床上的郁子，对这种单调的行为不知疲倦。

两小时、三小时、四小时……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溜走。

谦吉多次无法控制男性本能的冲动，想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每次都被郁子严峻地拒绝了。

谦吉并不知道这种拒绝不一定是绝对性的。

天亮了。

这一夜的事，郁子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只是昨天偶然到屋顶室去串门子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刹不住车。

“如果和男人住旅馆，只准他Kiss，那个男人会怎么样？”她好像问的是别人的事。

巴听她这样问就答道：

“那个男人从第二天开始，就会像傻瓜一样，一天到晚痴痴地想着她，这是叫男人着迷最高明的一手。”